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醋葫蘆

第十五回 畫行樂假山掩侍女 涉疑心暗鬼現真形

引首《圖覽經》（文殊章）一切如來，本起因地，皆依圓照，清靜覺相，永斷無明，方成佛道。云何無明？善男子，一切眾生，從無始來，種種顛倒。猶如迷人，四方易處，妄認四大，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，為自心相。譬彼病目，見空中華，及第二月。善男子，空實無華，病者妄執，繇妄執故，非唯惑此；虛空自性，亦復迷彼。實華生處，繇此妄有，轉輪生死，故名無明，善男子，此無明者，非實有體，如夢中人，夢時非無，及至於醒，了無所得。如眾空華，滅於虛空，不可說言，有定滅處。何以故？無生處故。一切眾生，於無生中，妄見生滅。是故說名，轉輪生死。

【評】

都氏若能受持此經妙旨，妒根應早寂滅，何得復生妄見？

惜乎，無人為宣之也！雖然，天下何事非空中華，試問能不執以為實者幾何？人即有自云永斷無明者，亦大抵夢中說夢爾。

則此妙義，又不第宜為一都氏宣之也。金剛偈曰：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」請問誰敢受我當頭一棒？

卻說張暄因幫都綱去嫖，回來恨自己做錯了事，裘屹忙忙的問道：「這是為些甚麼緣故？你且說與我聽。」只見張暄氣忿忿道：「罷了！罷了！也不要埋怨著你，只是我自己不是了。」

本等條直，請他吃杯酒也罷，甚麼去尋姐妹？便姐妹也罷了，偏又尋這個光棍老狗，把個禽過一千遭的丫頭，充做含花梳櫳。

今日若不是我作東，我也說破他了。只因這點東翁之分，不好阻他兩下高興，故此只不做聲。誰知你又著他的鬼，替他說合，如今成了這事，卻怎麼好？」裘屹道：「他自嫖，你我落得幫閒，干我甚事，到來愁他！」張暄道：「你那裡知道里邊緣故！」

你我此來，難道是為著哺啜而來？實只望得他些銀兩，如今著了這路大魔，豈不立見空乏？你我將置身於何他？」裘屹頓足道：「正是！說得有理！只吃你忒奉承他過了火。不難，我有計策在此：你可曉得《繡儒記》內樂道德嫖嫖之意乎？道德本是個花面小人，幫閒等輩，初時哄他去嫖，後來怎生又去苦勸？

也不過是怕他弄乾囊橐，難於倚仗，故此發出那段議論來勸。

明日早間，少不得你我要去扶頭，待我先去，就做了樂道德，你卻後來，只把這一句言語挑動他；若還不聽，然後放出那落得盜的手段來，豈不美哉！」張暄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

三人巴得天明，即忙梳洗，襲屹先到陳婆門首。陳婆道：

「都相公尚未起牀，裘相公來得恁早。」裘屹道：「特將些少銀兩，欲說媽媽備酌，與我阿徒扶頭。」陳婆欣然接銀進內，喚道：「裘相公請見。」都綱道：「老裘來得太早，有甚計議？」

「裘屹道：「有一正事，趁媽媽、姐姐不在，特地奉勸：此間他鄉外府，非比鄰近街坊。況你爭名奪利，更非小可，縱使問柳尋花，不過暫時消遣，倘苦著意迷留，為害不淺。假如古來敗國亡家，那有不因戀色壞事？賢弟昨宵所事，原來是張兄贊成，我也不好見阻，雖已事成，猶當速速撤下才好。豈不聞媽媽愛鈔，今日有錢，足下是相公；明日無財，只怕做了咎喜員外哩！賢弟是聰明人，不須區區細說，望你早早離卻此處還好。」

「都綱道：「老裘自坐館以來，從沒這番說話，莫不是子都教頭？」裘屹道：「子都更不比老張，更要你好。」張暄闖入道：

「裘兄，為何說我的背？」裘屹道：「豈敢說你？只因勸大官人戒嫖，話中委實埋怨老兄幾句。」張暄道：「既與大官人戒嫖，小弟何敢辭責？但大官人自有繩墨，兼有正事在邇，決不沉溺於此。」都綱道：「考事已完，還有甚麼正事？」張暄道：

「連你們都忘了進這學為何，原說一則光輝門閭，二則在成員外前爭氣，趁此時新進生員，不回家下祭祖拜親，更待何日？古人云：『富貴不歸故鄉，如著錦衣夜行耳。』過了這幾日，卻不冷淡？」裘屹道：「是有理，連我也忘了。記得我當年馬上遊行，何等輝赫！至今無事存想一回，幾多趣味。」都綱道：

「怎忍撇了萍姐去！」裘屹道：「賢弟分不捨，去了再來得的。」都綱再三游衍，只耽擱得半個月日，卻也費壞一塊銀子。

苦被勸戒不過，只得辭了青萍，竟返臨安舊路。不一日，已到北新關上。都綱先著熱幫閒顧下馬匹，又著盛子都喚了樂人，裘屹買綢，做下彩色旗帳，上寫「一色杏花紅，□里狀元歸。」

去馬如飛。

那日侵早，自從武林門內，直迎到忠清裡、菜市橋、積善坊、官巷口，凡是；日時交往去處，無不迎遍。來到成員外門首，鄰人俱道：「怎麼到了家中，又不下馬？」那知都綱正要自逞施為，那肯還認成珪為父？原來預先吩咐樂從人等，若到成家門首，要大吹大擂，另有賞物，那些人夫，豈不效力？

真正齊整也。但見：

鼓樂喧天，笙歌動地。彩旗對對新鮮，夫役人人伶俐。白馬罩紅纓，卻像賽神妝故事；烏中籠白木，渾如演戲扮憨哥。不識認，人前羨是偽書生；頗曉得，背後指稱精扯淡。總令通體肉麻，難免遇身汗下。

那日就借張暄家住下。次日，小易牙、賽綿駒、詹直口、王爐等一齊來賀。都綱拜謁已完，就說小易牙擺副荷席、宰副豬羊，送至自己墳上祭祖。管墳的李敬山賀道：「恭喜大官人入泮。怎不見令姑夫成員外來？聞得去歲大官人入繼成宅，為何不相親受？」都綱道：「敬山，你那裡曉得，我都氏門中，生出我這樣一位大相公來，也是風水相生，祖宗有幸。那沒福分的禿尾成珪，如何招得我起？去歲與他一言不合，我便離了他家，他不知怎的笑我沒用。誰知我也自能置身於九霄，不致看他嘴臉，才是男兒所為，豈不是祖宗著力？今日特來致祭。」

也還小可今秋中了舉人，來春中了進士，那時李敬山，也大大有個□哩。」李敬山道：「原來大官人不在成宅了，怪不得佳城上樹木鬱茂，顏色光彩，卻應在大官人發貴之兆！」都綱道：「敬山，你是善堪輿的，只看我這墳上，也不為一分大好，如何竟發個秀才？豈不是人傑地靈？」敬山道：「聖人的言語自然不差。祭品已列，請陳奠。」都綱拜畢，化了紙錢，即將三牲一副送與敬山，又與三錢銀子，辭歸不題。

都綱歸來，大排筵宴，廣接親鄰，惟有成珪夫婦置之不聞。

卻說成珪，終是個軟弱的老兒胸襟，不曾復得都綱的仇恨，然此心也漸漸解釋。況有翠苔處可以消遣，雖不敢擅動了龜頭憂，也好膚面談笑，更兼兒子長大，心事已足，竟把都綱置之度外。

惟都氏為這姪兒也不知費了多少心緒，只望他一團孝順，誰知這個禽獸一竟負心至此，豈不大失所望？丈夫雖不埋怨，自心盡是難過，每遇出言，自是堵口，正是啞子吃黃連，總苦只好自己曉得。因此日日不樂，到像染了些兒老病光景，時常發寒發熱，心痛頭疼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一日，成員外來到周智家裡。周智一見便道：「來得正好，正要著人來請，湊巧，湊巧。」成珪道：「有何勾當？」周智道：「一件沒要緊的事，到也要的。前日敝親家薦個畫師到來，姓金名全，表字千里，說他傳真手段，□中到有□一廝像。小弟不好推卻，只得延請在家。畫得□來多日，雖是費些銀子，且喜一幅三代圖，果然畫得簇像。今日畫完，故此治酌酬他，正要接你相陪，所以說來得卻好。」

成珪來到後廳，只見金千里將些果子引夢熊頑耍。金千里即忙施禮。通陳未完，夢熊將父親一把拽住要抱。成珪抱了夢熊，金

千里問道：「尊夫人不在此處，為何令郎肯在此間？」

成珪把翠苔之事正說間，周智將真容展開與成珪看。成珪正要稱贊，被夢熊將鬚鬚揪住道：「爹爹，我也要！爹爹，我也要！」

成珪道：「兒，你要些甚麼？」夢熊道：「我見大哥哥請金先生畫張人兒，紅紅綠綠好耍子，又畫個叔叔，又畫個孀孀，我們又不畫，我又沒得耍子。」成珪道：「兒，這是佛佛菩薩，與你要不得的。」夢熊道：「我要佛佛！我要菩薩！」哭個不了，連酒也不得吃。無可奈何，金千里道：「官官不要哭，我也畫一張與你。」便尋張紙，胡亂畫兩個人像，抹些紅綠，把與夢熊，才得住口。適值周鍾進來，道：「小頑皮，又詐些甚麼？」夢熊道：「不希罕！只你們有爹娘畫，我也有個爹爹畫在這裡。」眾人不以為念，惟成珪口中不說，心下一則以喜，一則以苦，道：「我既有了孩兒，一般也學人要畫，只為老乞婆心狠，卻養在他人家裡！」喉間止不住的酸咽。將欲要接金全回家，也畫一幅，又恐妻子不允，不敢擅自出口；本待不說，又恐明日去了，難得此便。躊躇未決。

看看酒闌，正欲起身，成茂已來相接。成珪作別出門，周智相送。成珪笑道：「適間看畫，熊兒也要一張，你道這丑驢如何與他纏得清！」周智道：「你也原忒吝嗇，如許年紀，也該有個龐兒。」成珪道：「連老弟也不知這段就裡？豈不曉得我是夫人做主的？我待請他，倘是院君不肯，成何體面！好歹累你留他一日，明日必須定奪。」周智道：「若要畫，莫說一日，便□日也留在此。」

成珪歸家。次早問安之後，欲將此事說起，可奈托膽不過，卻又不敢造次出口，正是足未進而鵠起，口將言而囁口需。都氏道：「每日問安畢即便走開，今日戀戀於此，敢又有甚麼話講？」成珪躬身道：「並無別說，只因昨日過周家，見個姓金的畫工，一發□足手段，畫的真容，儼然斯像。」都氏道：「像便像了，干你甚事？」成珪輕答道：「我也……」都氏道：

「甚麼我也？說了半句，又銜半句。」成珪道：「我也欲得請他來畫一幅，不知院君肯否？」都氏笑道：「呵呵，這事頗無干係，要畫自畫，也來對我饒舌。」成珪道：「既蒙相許，豈敢獨畫？畢竟要求院君同列一幅，庶幾像個老夫老妻。」都氏道：「甚麼老夫老妻，又沒個尾巴趕蒼蠅，徒然留副末代面皮在世，只好與小兒們戲耍，婦人們襖補襯紙夾鞋樣哩！」成珪道：「院君，不是這等說。你我若有於孫，不畫倒也罷了；既沒子孫，要些銀子何用？落得費用些，留個形像傳在世間，使那等暴發人家，沒祖宗供養的，拾去朝夕禮拜，豈不強似承繼兒子？」都氏道：「這些小事，隨你則個。」

成珪得了這句，好似受了將令一般，一徑齎了請帖，來見周智，道：「幸而老妻竟肯，特來相請。」金千里既受請帖便辭了周家，來到成宅。成珪隨即備席洗塵，送下開手禮物，次日買了紙札顏料，請金千里後廳住下。金千里次日將顏色調和停妥，便請成老妻照樣。成員外深衣幅巾，都院君豔妝時服，二人一排坐下。金千里看得仔細，提起筆來，把稿子一揮而就，便送與成珪道：「粗具草稿，乞員外一觀，可相似否？」成珪贊道：「未施脂粉，便已儼然，畫就時不知怎的廝像。院君請觀一觀。」都氏接來一看，沉吟道：「畫到果然畫得好，但只一件，先生你又錯了。」金千里道：「並無差錯，便有些小未完處，原是稿於，尚未畫就。」都氏道：「非也。未完之處，俱是些小關目，今錯的，是座次，卻是千古規則，不可草草混過。」金千里道：「院君又講笑了，男左女右，古人通禮，安得錯了座次？」都氏道：「先生終是古執君子，豈不聞事因世變，昔是今非。孔明求木牛流馬之式，曾拜其妻，韓幹得金山一鼓之功，私謝其婦。總之，內助有功，應列夫君之左，豈可以區區舊例左為法？先生莫管不合式，好歹替我另畫罷。」金千里道：「員外意下若何？」成珪道：「老妻說的有理，敢不遵依？」金千里道：「女左男右，所差雖然不多，但恐後人見了，不知院君有勤勞之功，應列員外之左，到說小生畫的失了款式。」

我今有個愚見，畫做行樂式樣，員外走在前面，正是右首，院君隨在後面，正是左首。又不失款，且不失座次，豈不兩全其妙？」都氏應允。

金千里另將幅絹，再整霜毫，重施脂粉，一揮又就，更覺相像，都氏不勝之喜。金千里道：「容已寫就，只須佈置顏色。」

不勞吩咐，二位請便。」成珪夫婦去後，金千里把五彩一一描摹，側邊畫株喬鬆，鬆伴立塊怪石，石下生幾朵奇花，花外繞一派流水，水中飛一對翠羽鳥兒。身旁又立個隨行的侍女，花顏玉貌，不費錢財的標緻，一發畫得可愛。

不上□來日，畫得七八分的光景，周智卻來探望，瞧著畫兒，便吃驚問道：「這侍女是誰著足下畫的？」金千里道：「小弟信筆佈置的。」周智道：「可惜，可惜，這幅用不著也！」

金千里忙問緣故，周智答道：「高山流水，任你畫些，獨這侍女，說也說不得的。舉世婦人妒的頗有，獨這位老娘，是個出類攏萃的醋海。你不知當年成員外和小弟到湖上遊玩，成公不意中買得一個泥塑的美人回家，只被院君打了三日三夜不得清潔。如今見此美女，你道可肯容否？先生幸而未及他見，若是見了，莫說潤筆錢不送，還要大大與你個沒趣嘲！」金千里道：「原來恁般狠醋！怪得日前畫幅坐相，嫌是男左女右，大肆不樂，立地另改。小弟因無此理，只得畫了行樂式樣，少不得要些幫襯，舊規立個侍女，誰知又要見怪！不難，待我添些須鬢，改做小廝如何？」周智道：「不妥，不妥，那院君便是八□的老男，立在丈夫身旁，他也要起疑的。」金千里道：「有計了，何不竟把濃濃石青將這女兒抹煞，一發畫做假山，豈不妙麼？」周智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」金千里隨將青筆把侍女抹過，畫一塊峻嶒怪石，更又好看。

另日工完，送與成珪，夫婦二人□分中意，沽酒相謝，隨即付與裱糊匠。不數日，裱完送來。成珪對妻子道：「畫既裱成，付之塵箱何用？想日後沒人供養，如今總則有的空廳，何不打扫一間，備副香供，自己侍奉自己，如何？」都氏道：「正合我意。」吩咐成茂，即將後園花廳掃灑潔淨，置辦黑漆香幾一張，古銅爐台，花瓶一副，交椅立台等事，備設停當，將畫掛在居中。成茂妻子日日添香換水，灑掃收拾。都氏每常獨自來到廳裡，閒玩片時，對畫兒看一回，說一回，以為常事。一日空閒，〔都氏〕又來到廳前散步，坐於假山石上。成茂妻子送杯茶來吃了。又坐半晌，想起初時，空手與丈夫創業之苦，「今日如此受用，也不枉然，只恨沒個兒女，是我一生不及人處。」再想到都氏身上，「怎生看待他，怎生孝順我？」

不覺心上一灰，便把眉頭深鎖，起身竟走。

不覺紅日西沉，天色已暮，少不得打從廳前經過。忽聽得耳邊廂「嗖」的一響，只道是個鼠兒跳出，仔細看時，並無鼠跡，暗想道：「分明畫兒邊響動，終不然真容作怪？」便倚著香幾，把畫兒仔細觀看。忽然旁邊石青畫的假山背後，隱隱似有一個女子面貌，看又無，不看又有。原來這畫掛過薰蒸。顏色漸退，濃淡中露出舊時畫的侍女形跡。都氏不知此故，早懷了一塊鬼胎，記起當年曾在此園內假山背後打死翠苔一節，雖然翠苔未死，都氏其實未知，正是日間乾下虧心事，半夜敲門，那得不吃驚？一陣怪風起，遍身毛孔皆豎。回身便欲走人，不知腳下被甚麼藤蔓絆住的相似，一步也那移不動。忍不住回頭看時，忽見一物，甚是駭人，但見：

黑河洞擁出一團慘霧，亂昏昏披著萬朵愁雲。雪白面龐，鎖兩條烏溜溜眉尖；朱紅口嘴，噴幾縷碧澄澄磷火。遍體傷痕尚紫，舊時聲息尤嬌，句句道：「捉你陰司去！償吾陽壽來！」

都氏知是翠苔魂到，急忙要走，兩腳卻像沒了骨頭的，撐立不起，只得盡力大叫，指望叫個人來搭救。偏似夢魘一般，用力大叫，越叫不響，只得哀求懇拜，無所不至。剛要下跪，卻被那鬼一把頭髮拖去，週身亂打。都氏抵敵不過，只叫：「饒命！」

」

適值成茂妻子拿盞燈來接吃晚膳，正沒尋處，忽見主母一手挽著交椅檔兒，緊緊揪著自己頭髮，一手捏個空拳，挽轉背上亂打，也不分個青紅皂白，在地骨骨碌碌亂滾。成茂妻不知就裡，只道主母有甚氣惱，連忙解勸。都氏盯著眼睛，掙起椅子，照頭就打，口中白沫橫流，只叫：「有鬼！」成茂妻方知是病，即盡力拘住，揪在椅上坐了，問道：「院君為何這等？」

都氏牙關緊咬，掙道：「翠……翠……翠……」成茂妻道：「院君，翠些甚麼？」都氏道：「……翠苔。」成茂妻道：「翠苔久已逃走，院君想他做甚？」都氏也不回覆，只把頭點幾點，眼睛已閉，小便直流。成茂妻心慌無措，高聲叫道：「不好了！」

你們快來，院君死了！」

成珪聽見這句，忙來看時，驚做魂不附體，問其起根，只聞說「翠苔」二字。成珪道：「是了，且莫根究，快覓姜湯來灌。」成茂妻立時辦到。灌將下去，漸漸甦醒。成珪再三叫問，部氏只像呆的相似，瞪著一雙眼睛，骨碌碌的閒看。成珪隨即求神拜佛，接醫生，起易卦，連夜酌獻，那裡肯愈半些？一連半個來月，茶也不思，飯也不用，日也不安，夜也不睡，口中只叫「有鬼」，並不肯說鬼是何人。又道週身毒打不過，千夫人萬奶奶的，一日討饒到晚，總之心內還明，再不把翠苔事跡說出。成珪雖也有些領略，又不敢問起此事，落得把銀錢費用。

那時病久人虛，耳反清亮，遠遠聽見鼓樂之聲，甚是聒噪，問丈夫道：「這鼓樂是迎甚麼過？」成珪出來一看，原來迎秀才過，坐馬的正是都飄，見他昂昂而過，眼梢也不把姑娘門前看一眼。成珪暗想道：「怪得許多產業，去收稅時，俱說與他賣了，原來賣這一椿銀子，買個秀才做著！他也不認我做爹，我也不少你為子。這幾時院君病重，沒個心緒與你較量，過幾時，少不得這秀才也還結果在我手裡！院君病中，若說與他得知，豈不加其氣惱！不如調個謊，暫時瞞過，待病痊後說與未遲。」

於是撮句謊話，回覆已了。

不期成茂妻子，一則不知就裡，二則嘴尖舌快，竟把「都大叔進學迎過，不到我家」的話一一說完。都氏雖在病中，自恨身子不健，不能報此仇恨，正是虎瘦雄心在，人窮志氣高，冤家結到頭來，怎肯輕輕放過？免不得傾天震地官司，出死人生干係，下回便見。